

中国外交通史

何茂春 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中国外交通史

柯庆施 著



中国外交通史

中国外交通史

何茂春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3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外交通史/何茂春著. —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
1996.10

ISBN 7—5004—1926—0

I. 中… I. ①何… III. 外交史—中国 IV. D8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0792 号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)

北京怀柔中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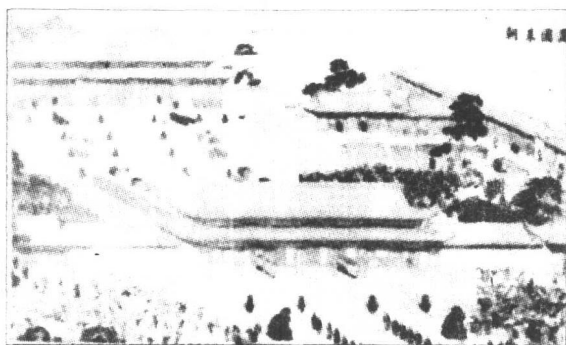
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25 插页: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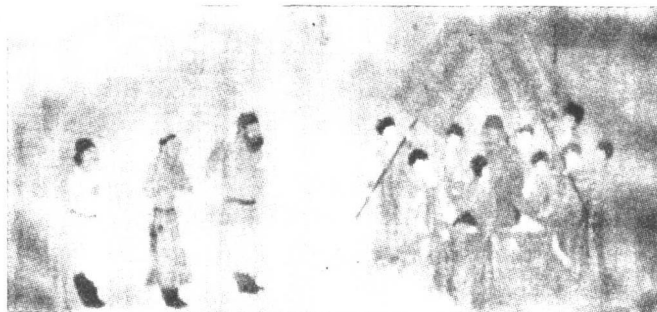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:650 千字 印数:1—1000 册

定价:36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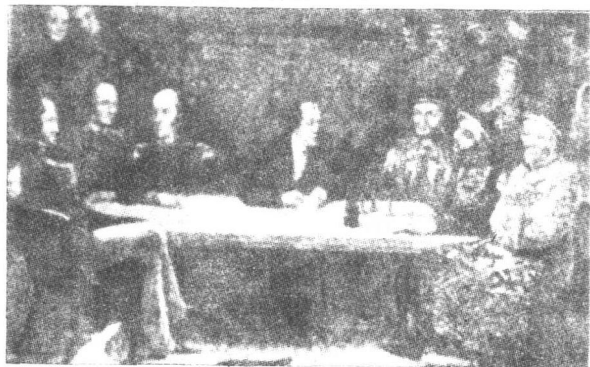
BB/54/4



《万国来朝图》(清)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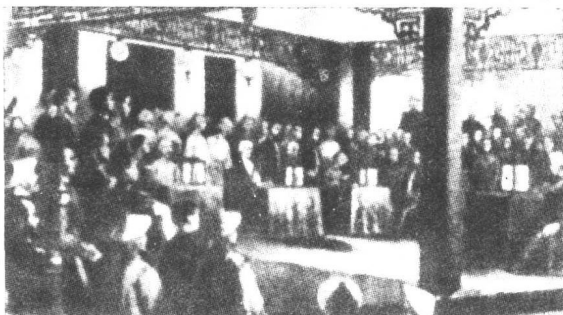
唐朝皇帝接见外国使节图。(初唐阎立本绘，原名《步辇图》)



1840年，英国军队侵入天津海口。清政府派琦善到英舰进行谈判。



1842年8月29日，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时的情形。代表中国政府签字的是耆英和伊里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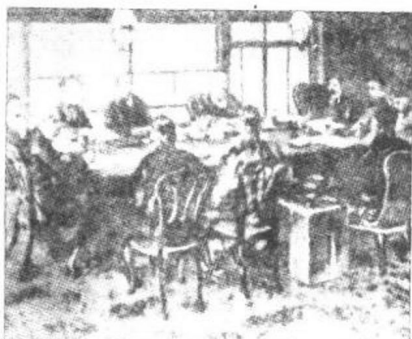
1858年，清政府被迫同英、法、俄、美签订了《天津条约》。这是中英《天津条约》签字的情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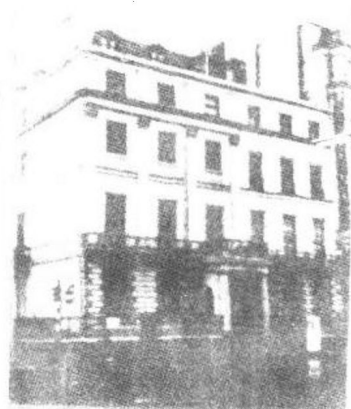
近代外交史上
重要人物李鸿章。



1868年中国派往欧美11国的外交使团主要成员。照片从右至左为：英籍顾问柏卓安(Brown Mcleavy), 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满人志刚, 特聘交涉大臣蒲安臣(Anson Burlingame, 美国退休外交官), 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汉人孙家谷, 法籍顾问德善(E. de Champs)。



1895年4月17日,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空前屈辱的《马关条约》。图为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最后谈判情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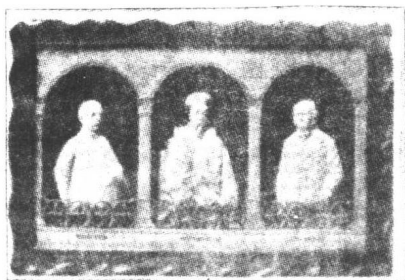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第一个驻外使馆——清朝驻英国公使馆外景。该使馆于1877年筹建。1896年10月,清朝驻英外交官诱捕孙中山,囚于此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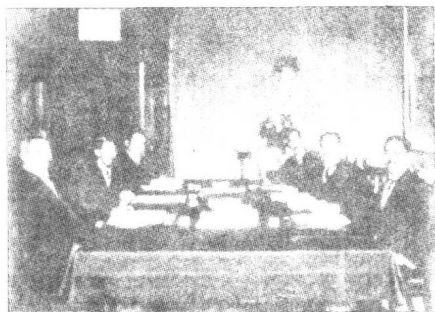
美国报纸报道李鸿章出访北美。



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夫人郭梁氏。



1896年李鸿章访问欧洲时与俾斯麦(左)、克萊斯頓(右)在一起。



1915年5月25日，袁世凯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(左中)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(右中)签订二十一条草约。



1901年9月7日，奕劻、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和德、奥、比、西、美、法、英、意、日、荷、俄十一国公使签订了《辛丑条约》。



后清杰出的爱国外交家曾纪泽。



爱国诗人兼外交官黄遵宪。



中国第一个常驻国外的使节郭嵩焘。



才华横溢的爱国外交家薛福成。



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任主管恭亲王奕訢是近代外交的奠基人。

部分民国外交人物



唐绍仪



伍廷芳



汪大燮



陆征祥



施肇基



郭泰祺



王正廷



胡汉民



陈友仁



黄郭



伍朝枢



顾维钧

1946年1月10日周恩来(中)，
马歇尔将军和国民党代表张
群在重庆签订停战协定。





傅秉常



孙宝琦



胡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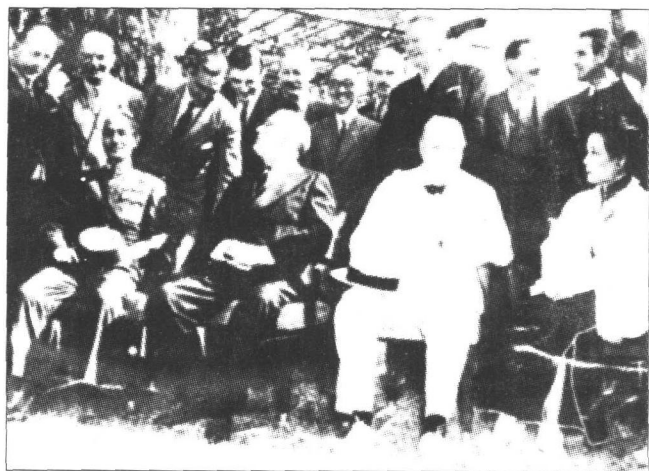
颜惠庆



王宏惠



王世杰



开罗会议,蒋介石夫妇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合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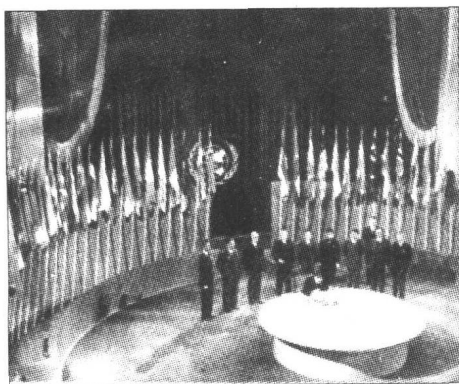
美国军事观察小组访问延安受到热烈欢迎。



1944 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派亨利·华莱士副总统到重庆劝说蒋介石同延安举行谈判。



日本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后盖印。



1945 年 6 月 26 日各国代表在旧金山签订联合国宪章，顾维钧代表中国首先签字，左起第四人是中共代表董必武。

序

一

外交史同人类文明史一样悠久。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能追述发生在文字发明以前若干年的部落谈判、互市、交亲、结盟（抵御共同的敌对部落或对付自然灾害）等外交活动。

外交是人类由自然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。这是因为人类开始意识到“共存”、“与立”的重要意义。一个部落希望平等换取其他部落的劳动成果而不是去征伐抢掠，协商划分狩猎和耕作范围而不是武力霸占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进步！族内近亲繁殖导致人口质量下降，这促成了部落之间的交好通婚。族外婚是姻亲外交的萌芽，这种特殊的外交手段至今未绝，例如欧洲王室之间、非洲部落酋长之间的姻亲关系。远古的部落（以及后来的国家）学会了协商解决冲突，在交流、交涉中彼此学习，推动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。

外交是斗智。外交历来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、民族智慧水平的因素之一。

人类文明的历史只有几千年。几千年来外交一直是政治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。所谓政治，简单地说，不外安内攘外两大内容。攘外的手段一是军事，二是外交。战争不常有，而外交自有部落组织到国家形成，直至今日从未中断。即使是战争期间，外交也是配合军事行动的策略之一（战时有战时外交，战争常起因于外交谈判破裂，战争的结束又往往是新均势下谈判成功的结果）。同时，外交与内政从来都是相互影响、相互作用的。所以说外交史是政治史的重要部分，各国外交史又都是局部的国际关系史。

我国古代政治家、思想家早就意识到外交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。《周易》提示外交方式的凶吉；战国时的纵横家鼓吹：“外事，大可

以王，小可以安。”连大兵家孙子也说：“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”——军事家都认为外交比军事更重要！古今中外执政者们因为外交失策而输掉战争、损人失地甚至丧权亡国者多矣。外交是如此重要，以致自从有了国家出现，外交机构就成为政治机器的一部分。发展到当代，各主权国家的内阁第一部都毫无例外的是外交部。

古代无外交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。

与东方文明相对应的地中海古文明时期，古埃及、巴比伦、古希腊罗马地区也是多国林立，国家“三无”——无常君、无常土、无恒敌恒友。外交活动不断，使者相望于道，各国史书对其古代外交事件无不尽记其全。至于我国，从《尚书》、《易经》、诸子百家书，到各史集经典、传记专著，对历代外交实践、邦交思想也都有丰富的记载。我国史书的外国列传是许多国家（尤其是亚洲邻国）研究其本国古代历史的主要史料——这是因为一些国家缺乏记载或当时没有自己的文字，如日本、朝鲜和东南亚、印度支那、中亚的一些国家。研究东方外交的最主要史籍在中国。中国外交的记载可以上溯到“三皇五帝”时期，距今约有四、五千年。尽管远古文明的记载有不少神话色彩，但那时“万国林立”，外交活动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。

在中国史书和文学作品中，外交是智慧的集中反映。几千年来人们对外交辞令、交涉艺术、纵横策略、使节道德及应变反应津津乐道。从春秋、战国、三国到近现代的外交史事，经文学家从史籍记载提炼成可读性极强的文学作品，在民间流传的广度胜过任何一种道德说教。人们对外交智胜的崇拜几乎超过了对任何说教的信仰。连一些不识字的人也能口述完整的晏子使楚、完璧归赵、苏武牧羊、孔明舌战群儒等古代外交故事。成语典故出自外交史事的不胜数，如唇亡齿寒、厚往薄来、纵横捭阖、折冲樽俎、朝秦暮楚、脱颖而出、比肩接踵、假途灭虢、买椟还珠、退避三舍、危如累卵、毛遂自荐、一言九鼎、以夷制夷，等等。历代思想家对战争与和平都有

自己的见解主张，历代诗人对不正确的对外政策多有讽喻。小说家笔下故事常取材于外交，例如《红楼梦》中就有暗隐的华夷论（63回）。书中提到了许多国名，包括俄罗斯（52回）、法兰西（63回）等。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凤姐的爷爷曾是主管外事的大官僚（16回）。又如《三国演义》，该书把外交艺术描绘成神话一般。在这部小说里，诸葛亮打仗未必总是胜利，而他的外交计策几乎无一不成。诸葛亮由此成了智慧的化身。

国外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国家间关系模式、远东以中国为中心的宗藩体系、中国邦交艺术以及近现代中国对外关系史。其涉猎之广、分析之深、书籍之多，令中国学者惊叹不已。反观中国，近几十年来关于国际政治的研究、教学重心只放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，且只用一种笔调论是非，写史者不少像是政治家而非史学家。究其因，不外一个极“左”作怪。例如对近代中国一些排洋过火的愚勇行为一味推崇，对复杂的近现代历史人物简单一骂而不作客观评价等，当然，这种状况近几年已有所改变。

从各种意义上看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，系统、客观、准确地研究完整的中国外交历史是非常有必要的。《中国外交通史》旨在这方面探索、引玉。

二

《中国外交通史》各章包含以下主要内容：

- 历代邦交理论和实践
- 历代政权邦交政策和策略
- 各朝代政权的外事制度和外交机构
- 历代外交名人的个人传略和事迹

本书“外交”的概念不受当今政治版图和狭义外交定义的限制。因为“中国”一词在不同历史时期包含不尽相同的地理疆域：先秦指中原地区，三国时仅指魏国，汉、唐、元、明、清朝时的地域包